

沙孟海之子、百岁老人 沙更世辞世



沙更世资料照片。



沙更世上世纪50年代创作的《和平万岁》。



1992年沙更世陪父亲沙孟海回家乡。

8月9日凌晨，沙孟海之子沙更世先生在睡梦中安详离世，享年100岁。

沙更世别名沙更思，1926年9月出生，是沙孟海的第三子。他擅长书画、篆刻。1950年毕业于杭州国立艺专，历任人民画报社、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及创作员。1973年调入中央民族学院（后改称中央民族大学）任中国画教研室主任、硕士研究生工作室副主任、导师，1988年退休。

1 他很强调“根”

他的头衔很多，是西泠印社、中国美协、中国书协成员，曾被聘为英国皇家艺术研究院荣誉院士、客座教授，还是泰国曼谷中国画院名誉顾问，新加坡神州艺术院高级名誉院士、荣誉顾问；主编出版书籍有《沙孟海篆刻集》《二十世纪书法经典——沙孟海卷》《沙更世书画篆刻选集》（上、中、下）和《沙更世民族人物画选集》《沙更世作品选》《更世印存》，并任《沙孟海全集》副主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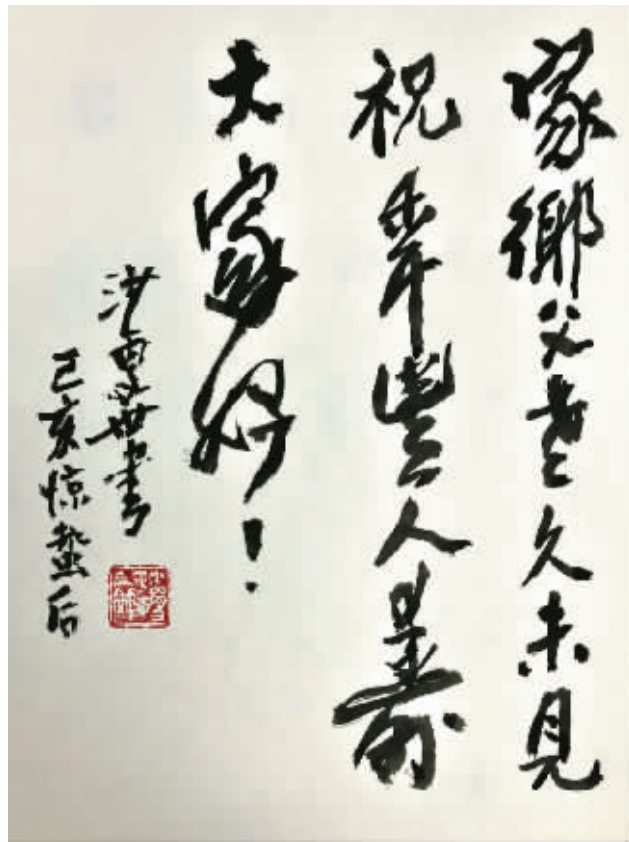
沙更世的艺术成就，一般以“画、书、印”排序。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杭州国立艺专（现中国美术学院）毕业的艺术生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沙更世在北京参与创作了一批具有时代印记的宣传画作，并取得一定影响力。毛主席纪念堂、天安门城楼收藏其书画巨作十件。他创作的《和平万岁》曾赴波兰展出，《雪山浴日》《佤山新歌》等也都很有代表性。

他在国立艺专时期的同学李震坚曾撰文回忆，除了创作“有民族性、时代性、个性”的绘画，在中央民族学院担任研究生工作室副主任期间，沙更世还很强调“根”，曾亲自带领研究生去甘肃敦煌莫高窟、新疆阿克苏孜尔干佛洞考察古代佛教艺术的特质和风貌，通过临摹壁画汲取营养。

2019年，沙更世曾在接受宁波媒体采访时说，在那个时代，完全依循古代那一套创作逻辑很难，所以他在创作中“吸收西洋的东西多一点”，构图是中国的，技巧则吸收西洋，两相结合。父亲沙孟海曾为其画题诗“愿学新心养新德，长随新叶报新知”，沙更世遂将书斋改名“养新斋”。

受父亲影响，沙更世具有较高的书法、篆刻成就，各地纪念馆、碑林，他题写的书法和摩崖无从计数。他参与举办过的有影响力的展览，包括1986年9月在浙江省博物馆文澜阁举办的“沙孟海、沙更世父子书画展”（1987年6月同名展览移师宁波，在鄞县人民大会堂举办），个人的“沙更世书画篆刻展”，并曾多次举办“沙孟海、沙更世、沙力三代书画展”，还曾赴法国参加“1993年法国美术沙龙双年展——中国部分”、赴日本出席“中国书法美术作品展”、在澳洲墨尔本举办个人展览。

沙更世曾表示，相比其他书法家，父亲沙孟海更像一位学者，有很渊博的学问，是他们晚辈学习的榜样。但沙更世真正在父亲身边学习的时间并不长。他和父亲的交流主要靠书信，沙更世会“画个印样子”给父亲，“他改一改，我来刻”。



2019年，沙更世写给家乡的字。

2 家乡情结很浓

沙更世说，他曾想刻一方印叫“与世无争长寿人”，得到了父亲的肯定。沙孟海在寄给他的信中说：“我一生做人就是与世无争，不争名利，省得许多闲气。”后来沙孟海又给他寄了一封信，建议他改刻“见利不争”，从中也可看出父子二人洁身自好的家传。

因为早年动荡的社会环境，沙更世的求学经历非常曲折，从1934年秋在南京鼓楼小学读一年级到1950年夏天从杭州国立艺专毕业，16年里，他辗转杭州、淮南、南通等地的15所学校上学，在家乡宁波也读过好几年书。

“我记得是1938年到老家沙村梅溪小学读五年级，学校在一个老祠堂里。六年级就到奉化去读了，初一又在宁波效实中学读，读了半年，又去了上海……”1944年，沙更世因为生病回家休养，在鄞县务农，种水稻、插秧、种瓜果、上山砍柴、挖竹笋、背毛竹，干了半年，又去奉化求学。

“每次回家，都觉得很亲切。”到北京工作后，沙更世时常会回老家，在他眼里，沙村的一草一木都能勾起他的乡愁。“很久以前，家乡的河里有一种溪坑鱼，鱼的身上有很漂亮的花纹，我有一次专门捉了几条，带回北京，养在水缸里。”他说。

据知情者透露，沙更世的家乡情结很浓，他晚年原已去了在澳洲的儿子处，但想落叶归根，又回到了北京。今其故乡鄞州塘溪沙村沙氏故居二楼，展出有沙更世为沙氏五兄弟及祖母所画的六幅油画作品；他曾为宁波李关弟中学题写校名，还曾有意推动在沙村做一个“沙村碑林”，把父亲写过的关于沙村的各种书体的字都刻成碑，惜未能实现。

2019年接受家乡媒体采访时，沙更世曾对着镜头说：“家乡父老久未见了，预祝人寿年丰大家好。”这也成为他最后留下的公开影像。

记者 顾嘉懿